

部落社会视角下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 起源新探(1948—1967)

于开明 闫 伟

内容提要 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源于英国殖民统治,发轫于巴基斯坦立国之初,在阿尤布·汗执政时期最终形成。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西北边疆部落地区实行的统治策略,深刻地改变了俾路支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造就了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产生的社会土壤。印巴分治后,俾路支部落社会中的少数传统精英因巴基斯坦的领土整合而利益受损,遂借以争取民族独立之名发动叛乱。然而,由于巴基斯坦政府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英印时期的怀柔政策,绝大多数部落并未参与其中,叛乱影响十分有限。20世纪50年代末,巴政府推动的现代化改革打破了俾路支部落社会维系了近百年的“政治默契”,触动了部落精英阶层的根本利益,激起了俾路支部落的联合抵抗。时至今日,部落对抗国家的阴云依然未能消散,能否促成“国家与部落的共生”将是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关键所在。

* 于开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兰州大学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邮编:730000);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邮编:710127)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编号:21VGCQ01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巴基斯坦 俾路支运动 英国 卡拉特汗国 民族主义

部落是俾路支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也是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的主要载体。^① 19世纪中后期,为确保英属印度西北边疆的安全稳定,英国殖民者在俾路支地区建立了基于“差异规则”的间接统治模式,^②扶植了一批实力雄厚的俾路支部落精英,打破并重塑了部落结构中的传统平衡,加剧了俾路支社会的政治碎片化。印巴分治后,这一“殖民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为巴基斯坦所继承,这是俾路支运动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巴基斯坦建国后,随着联邦政府“去殖民化”进程的循序推进,俾路支运动逐渐兴起,并在短短20年间经历了由弱及强、由点到面、由个别部落作乱向多个部落联合起事的深刻转变,为其后50余年部落与国家关系注入冲突的因子,时至今日依然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和周边地区政治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探析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的历史源起和生成逻辑,既能揭示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社会抵抗运动产生的潜在规律,同时也是认识当前俾路支运动属性特征的重要环节。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围绕俾路支运动的历史渊源与产生原因,形成了四种主要的观点。一是“运动延续说”,认为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是殖民时期俾路支民族解放运动的延续。持此观点的学者将当代俾路支运动回溯至印巴分治以前,认为“1948年俾路支并入巴基斯坦时,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权力的争夺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从而引发了该地区在巴基斯坦建国后持续不断的民族分裂运动”。^③二是“强行吞并说”,认为巴基斯坦建国之初对卡拉特汗国的“强行吞并”,使俾路支人失去“民族家园”,导致俾路支

^① 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是指巴基斯坦建国以来,俾路支人为实现各种利益诉求,向巴基斯坦政府发起的一系列社会抵抗运动,包括卡拉特王室成员领导的保皇运动、萨达尔群体领导的部落抵抗运动,以及城市中产阶级领导的民族分离运动等。这些运动虽具有不同属性,但皆因俾路支人与巴政府的对抗关系而形成,且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故本文采用“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这一概念加以总括。

^② Benjamin D. Hopkins, *Ruling the Savage Periphery: Frontier Governan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tat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12.

^③ 乌呢尔:《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探究》,《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6期,第116—136页;Taj Mohammad Breseeg, *Baloch Nationalism: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Karachi: Royal Book Company, 2004, pp. 209-261.

运动的出现。^① 三是“内部剥削论”，认为巴基斯坦的政策造成俾路支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由此产生的“内部剥削感”是俾路支人不满和反抗的根源。^② 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和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主要秉持的观点。四是“部落体制说”，认为部落体制为俾路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基础，而俾路支民族主义思想是分离主义者不断发生反抗行为的心理根源。^③ 上述观点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俾路支运动形成的复杂背景，也注意到隐藏其中的部落因素。但是，相关研究侧重于从民族主义的视角进行阐释，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部落行为背后的真实动因，掩盖了部落社会内部的不同声音，同时也忽视了英国殖民遗产在俾路支运动产生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鉴于此，本文利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档案馆档案(Balochistan Archives)、英国外交部档案(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卡拉特最后一任汗王艾哈迈德·亚尔·汗(Ahmad Yar Khan)自传，以及巴基斯坦官员和英国殖民官员的回忆录、游记等文献资料，考察英国殖民时期以来，俾路支部落与国家之间从合作走向对抗的互动轨迹，探究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历史逻辑，为审视当代俾路支运动提供新的视角。

一、英印时期俾路支部落与殖民政权的竞合

俾路支人是源于中东腹地的古老民族。关于俾路支人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俾路支人源自波斯，^④类属于图

^① Martin Axmann, *Back to the Future: The Khanate of Kalat and the Genesis of Baloch Nationalism 1915-195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98-299; Ahmad Yar Khan, *Inside Baluchistan*, Karachi: Royal Book Company, 1975, pp. 162-163.

^② Salman Rafi Sheikh, *The Genesis of Baloch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Ethnicity in Pakistan 1947-1977*,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63-64; Frederic Grare, "Balochistan: The State Versus the Nation," *The Carnegie Papers*, April 2013; Kriti M. Shah, "The Baloch and Pashtun Nationalist Movements in Pakistan: Colonial Legacy and the Failure of State Policy," *ORF Occasional Paper*, No.205, July 2019; 钱雪梅:《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探析》,《世界民族》2013年第3期,第20—30页; Mahnaz Z. Ispahani, *Roads and Rivals: The Political Uses of Access in the Borderlands of Asi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31-82.

^③ 张元:《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6—67页; Manzoor Ahmed, "The Dynamics of (Ethno) 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Postcolonial Balochistan, Pakist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5, Issue 7, 2020, pp. 1-24; [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④ M. Longworth Dames, *The Baloch Race: A Historical and Ethnological Sketch*,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4, p. 10.

尔克—伊朗人(Turko-Iranian),^①在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迁徙运动之后,到达俾路支斯坦东北部、旁遮普和上信德地区。在此过程中,俾路支人与南亚本土的布拉灰人(Brahui)完成民族融合。^②

历史上,部落一直是俾路支社会中最主要的政治单元。^③据巴基斯坦官方统计,目前,巴基斯坦境内以俾路支语为主要语言的部落共有23个,每个部落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不同分支。^④俾路支人的单个部落(或氏族)一般都是基于血亲关系组合而成,有时也会接纳其他氏族或家族的投靠归顺。俾路支部落的组织结构以等级制为基础即“萨达尔体系”(Sardar System)。^⑤俾路支人早期政权多以部落联盟(Tribal Confederation)形式出现。^⑥俾路支人有据可寻的第一个政权出现于公元15世纪末期,由俾路支林德部落首领米尔·查卡尔·汗·林德(Mir Chakar Khan Rind)建立,但这个部落联盟很快因为内斗而瓦解。公元1666年,艾哈迈德部落首领米尔·艾哈迈德·卡姆巴拉尼(Mir Ahmad Qambarani)在卡拉特周围再次建立起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史称“卡拉特汗国”(Khanate of Kalat)。^⑦到18世纪中叶,汗国实力达到顶峰,其控制疆域东起旁遮普,西至锡斯坦、克尔曼,北达赫尔曼德河西南流域,南抵阿拉伯

① Mordechai Nisan,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elf-Expression*,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2002, pp. 77-89.

② Luca Pagani et al., "An Ethnolinguistic and Genetic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s of the Dravidian-Speaking Brahui in Pakistan," *Man in India*, Vol.97, No.1, 2017, pp. 267-278.

③ 巴基斯坦建国以后,俾路支部落人口随着国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据学者统计,20世纪60年代初期,俾路支地区的部落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81%。参见 Fred Scholz, *Nomadism and Colonialism: A Hundred Years of Baluchistan 1872-1972*, trans. by Hugh van Skyhaw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4.

④ 此外,以布拉灰语为主,或使用布拉灰和俾路支双语的部落还有21个。参见 Government of Balochistan, "Culture and Heritage," <https://balochistan.gov.pk/explore-balochistan/culture-and-heritage/>, 2022-12-29。

⑤ “萨达尔”(Sardar)一词在俾路支语中意为“比旁人更聪明、更勇敢、熟知部落传统并身体力行之人”,通常指处于某一部落最高层级的首领。围绕萨达尔建立的部落等级制度即为“萨达尔体系”。参见〔巴基斯坦〕阿卜杜拉·江·贾玛尔迪尼:《俾路支斯坦萨达尔制度的历史背景》,陆水林译,《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1期,第72—84页;Fred Scholz, *Nomadism and Colonialism: A Hundred Years of Baluchistan 1872-1972*, trans. by Hugh van Skyhaw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4; R. Hughes-Buller, ed., *Census of India 1901*, Vol.5, Bombay: The Times of India Press, 1902, p. 123.

⑥ 闫伟、于开明:《从“部落国家”到“民族国家”:论19世纪后期阿富汗国家建构对部落社会的超越》,《世界民族》2023年第1期,第44—56页;Richard Tapper, "Anthropologists, Historians, and Tribespeople on Trib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68-69.

⑦ Nina Swidler, *Remotely Colonial: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Baloch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2-47.

海岸。18世纪末,汗国开始走向衰落,所能控制的领土范围也大为缩减。^①

19世纪初,英国势力开始向俾路支地区渗透。^② 1839年,为遏制沙俄咄咄逼人的南下攻势,保卫英印殖民地的安全,英国人决定出兵阿富汗。^③ 是年11月,在从坎大哈撤军途中,英军挥师卡拉特汗国,在杀死汗王之后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④ 1841年,英卡双方签订《卡拉特条约》,条约规定卡拉特汗国为阿富汗沙·舒佳(Shah Shujah)政权的附庸国;英军及沙·舒佳的军队有权在卡拉特汗国任意地点驻军;汗国事务由英方行政人员掌控。^⑤ 1854年,英国人与卡拉特汗国再次修订条约,条约明确卡拉特汗国不再是阿富汗的附庸国,而与英方建立“永久的友好关系”,英国每年向卡拉特汗王支付五万卢比的报酬。^⑥ 自此,卡拉特汗国正式沦为英属印度的保护国,这种附庸关系一直维系到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

英国向印度河流域以西的殖民扩张,正值19世纪中后期帝国观念从普世主义立场向文化主义立场全面转变的特殊时期。^⑦ 在这段时期里,英帝国疆域内先后爆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牙买加莫兰特湾起义(Morant Bay Uprising)等一系列重大起义,一度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统治根基,促使很多英国官员逐渐放弃了早先较为激进的“同化”政策,转而通过保存和利用原住民社会制度维系殖民统治。正是在此背景下,英国殖民者在俾路支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以扶持部落首领为核心的间接统治制度,对该地区的部落社会形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⑧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Yu. V. Gankovsky, *The Peoples of Pakistan: An Ethnic History*, Lahore: Peace Publications, 1973, pp. 190-191, 196.

② Mohammad Usman Khan, *Tribal Politics in Balochistan 1947-199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rachi, 1997, pp. 32-66.

③ 彭树智:《阿富汗史》,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④ “De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Giving a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of India, of Our Relations with the Tribes, and of Expeditions Taken against Them in Past Years,” January 1898, New Dehli,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Foreign Department, Frontier-A, File No.1898_77.

⑤ Ahmad Yar Khan, *Inside Baluchistan*, Karachi: Royal Book Company, 1975, pp. 221-223.

⑥ “De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Giving a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of India, of Our Relations with the Tribes, and of Expeditions Taken against Them in Past Years,” January 1898, New Dehli,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Foreign Department, Frontier-A, File No.1898_77.

⑦ Karuna Mantena, *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

⑧ Joshua T. White, “The Shape of Frontier Rule: Governance and Transition, from the Raj to the Modern Pakistani Frontier,” *Asian Security*, Vol.4, No.3, 2008, pp. 219-243.

首先,基于自身战略考量,英国人将俾路支地区渐次支解,形成地跨三国、类分四级的行政区划,加剧了俾路支部落社会的政治碎片化。在西南部,1871年英伊划定的“戈尔德斯密德线”(Goldsmid Line)将俾路支斯坦约 1/4 土地划归伊朗。^① 在西北部,1893年,英阿划定的“杜兰线”(Durand Line)又将俾路支斯坦北部的一小部分划归阿富汗。在俾路支地区腹地,英印政府将其划归为四类行政区:英属俾路支斯坦(British Balochistan)、英国代理机构管理地区(Agency Territories)、土邦地区(Native States)和部落地区(Tribal Areas)。^② 其中,英属俾路支斯坦和英国代理机构管理地区由英印政府委任的首席专员(Chief Commissioner)和政治代理人(Political Agent)直接管理,同时设立军事基地,征收赋税。在土邦地区和部落地区,英国人则实行间接统治,行政、司法及税务交由土邦和部落首领负责,英印政府只派驻官员行使调解和咨询职能。^③

在英俄大博弈的国际背景下,英国人通过上述领土分割,将英印边境线向西北推进近百英里,并借助山脉、沙漠等天然屏障,大大缩短了面向中亚的军事防御前沿^④,从而完成了连通东西、阻隔南北的战略布局。与此同时,殖民帝国的边疆政策和军事布局也使得俾路支部落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更加分散:古老的卡拉特部落联盟名存实亡;俾路支部落社会与阿富汗的传统关系也被切断;分属在不同政治单元内的各土邦部落,在英国人的监管下各自为政,俾路支部落社会中的政治归属和身份认同更加多元。

其次,英国人通过“桑德曼体系”,在俾路支部落地区建立了独特的殖民制度,极大地改变了卡拉特部落联盟原有的政治结构。所谓“桑德曼体系”(Sandeman System),得名于它的创立者罗伯特·戈洛夫斯·桑德曼(Robert Groves Sandeman),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英国殖民当局在俾路支地区实行的部落管理制度。1877年2月,桑德曼从旁遮普调至俾路支斯坦,担任英

^① Selig S. Harrison, "Baluch Nationalism and Superpower Rival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5, No.3, 1980/81, pp. 152-163.

^② R. Hughes-Buller, ed., *Census of India 1901*, Vol.5, Bombay: The Times of India Press, 1902, p. 4; "A Collection of T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Vol.XI," 1933,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India Office Records and Private Papers, IOR/L/PS/20/G3/12, p. 347.

^③ R. Hughes-Buller, ed.,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Provincial Series: Baluchistan*,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901, pp. 58-60.

^④ "Memo by Sir R. G. Sandeman Describing the Value of the Balochistan Agency to the North West-ern Frontier of India," 1886, Quetta, Balochistan Archives, AGG. V. I 162.

印总督的政治代理人(Agent to Governor-General, AGG),^①随即开始推行自己的部落统治政策。桑德曼体系的核心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弱化汗王与各土邦部落之间的主从关系,绕开汗王与各土邦部落建立直接联系,借土邦部落首领之手实行间接统治,^②以更加分权化的统治模式取代半集权化的部落联盟体制;二是在大体维系原有部落等级制度的前提下,^③通过资助部落首领、征募部落民兵等手段,给予部落精英阶层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加强部落首领对殖民政权的依附性,使之成为英国人的“利益共同体”,^④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政治和安全收益。正如桑德曼告诫部下时所言:“依照现行体制和部落惯例开展工作,尽可能无处不在,尽可能多地施加影响,但要尽可能少地干涉细节。”^⑤

桑德曼体系对俾路支部落社会影响深远,其殖民印记甚至在今天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政治生活中依然有迹可循。一方面,作为一种超部落政治架构,桑德曼体系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巩固和加强了俾路支部落内部的传统权力结构。桑德曼认为,卡拉特汗国的真正力量是部落和部落首领而非汗王。确保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关键在于确立部落首领的政治权威,并与之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⑥为实现这一目标,桑德曼在各部落中植入规模不一的“部落民兵”(Tribal Levies)组织。^⑦该组织依部落而建,分散于各部落之中,其职责在于维持部落辖区治安,维护殖民当局各类军民设施。^⑧组织内部等级分明且配有

① 1887年,英属俾路支斯坦升格为一级居留地(First-Class Residency),桑德曼随之晋升为英属俾路支省首席专员(Chief Commissioner)。Thomas Henry Thornton, *Colonel Sir Robert Sandeman: His Life and Work on Our Indian Frontier*, London: John Murry, Albemarle Street, 1895, p. 196.

② “Memo by Sir R. G. Sandeman Describing the Value of the Balochistan Agency to the North Western Frontier of India,” 1886, Quetta, Balochistan Archives, AGG. V. I 162.

③ Robert N. Pehrs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rri Baluch*,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 22.

④ “Establishment of Levies Force in Balochistan 1883,” 1905, Quetta, Balochistan Archives, File No.14.

⑤ Thomas Henry Thornton, *Colonel Sir Robert Sandeman: His Life and Work on Our Indian Frontier*, London: John Murry, Albemarle Street, 1895, p. 316.

⑥ *Papers Relating to the Treaty Conclu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Khan of Khetlat*, London: George Edward Eyre and William Spottiswoode, 1877, pp. 247-255.

⑦ “Memo by Sir R. G. Sandeman Describing the Value of the Balochistan Agency to the North Western Frontier of India,” 1886, Quetta, Balochistan Archives, AGG. V. I 162.

⑧ Thomas Henry Thornton, “Baluchistan and the ‘New Indian Province’,” in Demetrius Boulger, ed.,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Vol.1,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88, pp. 54-83.

武器,每支部落分队都是一个由数百人构成的准军事机构。桑德曼将组织成员的任免权和管理权交予各部落萨达尔,英国政治官员只保有监督之责,殖民政府向组织成员逐月发放薪酬。^①桑德曼这样一石三鸟的行政举措,既在军费缩减的境况下保证了部落地区的总体安定,又在部落内部强化了萨达尔的个人权威,同时也加深了部落统治阶层对殖民者的忠诚和依赖。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外部经济力量,桑德曼体系打破了俾路支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的经济平衡。殖民政府先后出台了专门面向部落领导层的政治津贴制度、土地免税制度和特别贷款制度,^②并默许萨达尔向部落民和过往商队强征捐税,侵占耕地。因为在英国官员看来,“一个因收入不足而陷入贫困的本土贵族,比一个要求被公平对待的农民更容易引发政治危险”。^③在桑德曼体系的扶植下,萨达尔的个人财富不断扩大,原有的部落集体所有制被破坏,土地财产逐渐向部落主要家族手中汇集。到20世纪初,一些部落首领已在俾路支、旁遮普、信德等地囤积了十余万英亩的家族土地。^④与此同时,佃户及农场工人数量大幅增加,农民负债率增高,很多定居家庭因为生活困难,又重新回归游牧生活。由于外部资金的流入,先前以血亲关系为核心的等级制部落结构,开始向以领主附庸关系为核心的准封建制社会结构转变。^⑤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桑德曼成功地将部落利益编织到帝国网络之中,使部落首领不再具有反叛和劫掠的动机。萨达尔及统治家族在英国人精心培育的殖民土壤中,成为寄生于殖民地与传统部落“混合体制”下的政治掮客和食利者阶层,并最终演变为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沉重负担。

最后,英国殖民者从军事安全角度出发,在俾路支地区推动道路建设和城

^① “Establishment of Levies Force in Balochistan 1883,” 1905, Quetta, Balochistan Archives, File No.14; “Note on the Marri-Bugti Tribe by D. B. Jamiat Rai C. I. E.,” 1926, Quetta, Balochistan Archives, File No.7-B.

^② R. Hughes-Buller, ed.,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Provincial Series: Baluchistan*, p. 71; C. F. Minchin, ed., *Baluchistan District Gazetteer*, Vol. I, Bombay: Bombay Education Society Press, 1907, pp. 255-256.

^③ B. H. Baden-Powell, *Land-Systems of British India*, Vol. 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2, p. 607.

^④ David Gilmartin, *Blood and Water: The Indus River Basin in Modern Histor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p. 27-68.

^⑤ Fred Scholz, *Nomadism and Colonialism: A Hundred Years of Baluchistan 1872-1972*, trans. by Hugh van Skyhaw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9.

镇开发,^①导致传统的经济活动重心发生偏移,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前殖民时期,俾路支传统的商贸路线以南北走向为主,经阿富汗南部、努什基(Nushki)、卡拉特(Kalat)直至印度洋港口的陆上贸易曾经繁盛一时。^②作为连接中亚至印度洋贸易的中转站,卡拉特具有突出的经济地位,所有重要的地方商队都会聚集于此,甚至来自阿曼的商人也会出入其中。这里有奴隶市场,来自印度商行的汇票也可在此地兑换。^③可以说,卡拉特不仅是俾路支部落联盟的首府,更是俾路支斯坦传统经济活动的中心。

然而,19世纪后期殖民势力的渗入,深刻地改变了俾路支地区的社会生态。由于第二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国人在军事后勤补给方面暴露出重大缺陷,并因此损失惨重。^④19世纪80年代,殖民当局开始着手在英属俾路支省北部修建连接印度腹地的交通线路。起初,英国人规划的这些“战略通道”并未考虑民用价值,但为支付高额的修建维护成本,到20世纪初,一些铁路、公路也开始用于商业贸易和旅客运送。

英国殖民者的道路建设对俾路支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道路运输及沿线场站的出现使得俾路支地区的经济重心向东偏移。传统的驮运贸易遭到巨大冲击,旧时兴盛的南北贸易路线开始让位于东西贸易路线。卡拉特不再是俾路支人的政治经济重镇,以松米亚尼(Sonmiani)、瓜达尔为代表的西部港口也因失去货源而日趋萎缩。与此相对应的是,铁路经济促使一批新兴城镇应运而生,扼守波伦山口(Bolan Pass)的奎达(Quetta)一跃成为俾路支斯坦新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交通区位更为优渥的卡拉奇则取代马克兰(Makran)诸港,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海上贸易枢纽。^⑤另一方面,极不均衡的道路

① “De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Giving a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of India, of Our Relations with the Tribes, and of Expeditions Taken against Them in Past Years,” January 1898, New Dehli,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Foreign Department, Frontier-A, File No.1898_77.

② A. W. Hughes, *The Country of Balochistan: Its Geography, Topography, Ethnology and History*,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York Street, 1877, p. 53.

③ Fred Scholz, *Nomadism and Colonialism: A Hundred Years of Baluchistan 1872-1972*, trans. by Hugh van Skyhaw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7.

④ R. Hughes-Buller, ed.,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Provincial Series: Baluchistan*, 1908, p. 53.

⑤ Nina Swidler, *Remotely Colonial: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Baloch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

建设也造成俾路支地区内部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失衡。^① 由于英国人的道路建设不是以发展当地经济为目的,而是主要服务于军事用途,所以,大部分的铁路、公路项目集中在俾路支地区东北部,广大乡村地区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英国殖民官员奥拉夫·卡罗伊(Olaf Caroe)也承认,1950年俾路支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与70年前相比,并无多大区别。^② 据《帝国印度地名辞典》(*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记载,20世纪初英属俾路支省的西部和南部没有马车路,许多路线甚至连骆驼亦不可行。^③ 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通讯、运输等基础设施则被“完全忽视”。^④ 到20世纪30、40年代,俾路支省偏远地区的道路建设依旧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部边境的交通薄弱甚至让殖民当局感到措手不及。^⑤ 英国殖民者以自我需求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策略,在俾路支地区内外塑造了极不均衡的社会发展形态。这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社会问题,虽不足以构成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生成的充分条件,但却造就了运动得以发生的“政治机会”,为运动领导人利用社会矛盾创建族裔动员网络,煽动和维持叛乱活动提供了结构条件。^⑥

纵观整个殖民时期,英国人在俾路支地区的利益诉求始终着眼于军事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于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升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热心。为实现自身利益,英国殖民政策“允许或鼓励为特定的本土领导人及其社会组织建立一个坚实的社会控制基础”^⑦,并为部落统治家族提供各种获得资源的有利渠道。这些政策使得部落首领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独立于部落社会之外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⑧,影响了“包含本土社会控制的分布和可能形成

① Mahnaz Z. Ispahani, *Roads and Rivals: The Political Uses of Access in the Borderlands of Asia*, pp. 31-82.

② Olaf Caroe, *The Pathans: 550 B. C. - A. D. 1957*,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58, p. 378.

③ R. Hughes-Buller, ed.,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Provincial Series: Baluchistan*, p. 55.

④ Mahnaz Z. Ispahani, *Roads and Rivals: The Political Uses of Access in the Borderlands of Asia*, p. 47.

⑤ Ibid., p. 239.

⑥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pp. 98-142; Shivaji Mukherjee, *Colonial Institutions and Civil War: Indirect Rule and Maoist Insurgency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48-50.

⑦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5.

⑧ Philip Carl Salzman, “Tribal Chiefs as Middlemen: The Politics of Encapsu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47, No.2, 1974, pp. 203-210.

的生存策略在内的社会结构”^①，而这些结构又反过来对巴基斯坦的国内政治和国家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新生的巴基斯坦政府来说，英国人出于殖民统治需要而制定的部落政策，显然并不利于新国家的政治整合与经济建设，然而，如何革故鼎新，却考验着国家领导者的政治智慧。

二、巴基斯坦建国初期俾路支部落与国家的政治妥协

正如前述，巴基斯坦建国之初的“卡拉特汗国问题”在俾路支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拥有重要地位。很多学者围绕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认为巴基斯坦对卡拉特汗国的领土整合违背了广大俾路支人民的意愿，并由此拉开了俾路支人叛乱的序幕。^②但事实上，该问题及其引发的零星叛乱，并非这一时期俾路支部落与国家关系的主旋律。叛乱虽因卡拉特汗国问题而起，但其本质却是个别传统精英为一己私利而掀起的一场不得人心的“保皇运动”。^③在是否加入巴基斯坦联邦、废黜卡拉特汗王等重大问题上，俾路支部落大多站在了巴基斯坦政府一边，并与之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妥协：一方面，独立之初，巴基斯坦政府因实力有限，选择延续殖民时期的间接统治政策；另一方面，割据一方的萨达尔们则“投桃报李”，充当了政权过渡时期俾路支社会最为稳定的一环。

1947年，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统治难以为继。是年6月，英属印度总督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向外界正式公布了印巴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案》。在土邦归属问题上，蒙巴顿方案确认了1946年5月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宣布的《内阁使团和总督的声明》(Statement of the Cabinet Mission

①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 130.

② Tilak Devasherl, *Pakistan: The Balochistan Conundrum*, New Delhi: Harper India, 2019; Francesca Marino, *Balochistan: Bruised, Battered and Bloodied*, New Delhi: Bloomsbury India, 2020; Salman Rafi Sheikh, *The Genesis of Baloch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Ethnicity in Pakistan 1947-1977*, London: Routledge, 2018.

③ Martin Axmann, *Back to the Future: The Khanate of Kalat and the Genesis of Baloch Nationalism 1915-195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xi-xiii.

and the Viceroy)第十五条的规定,^①即“联邦政府应负责处理土邦的外交、国防和交通事务,并有权筹措上述事项所需经费。”“土邦将保留除割让给联邦以外的其他所有事项的权力。”^②自1947年8月起,巴基斯坦与13个土邦政权相继展开合并谈判,卡拉特及其附属土邦马克兰、哈兰(Kharan)和拉斯贝拉(Lasbela)也在巴基斯坦政府的谈判对象之列。^③由于英国直接统治地区早在6月便以支尔格大会投票的方式加入巴基斯坦^④,加之卡拉特汗国仍在名义上保有对俾路支各土邦部落的宗主权,因此,与卡拉特汗王之间的谈判便成为巴临时政府在俾路支地区的首要议题。

1947年8月4日,英国、卡拉特汗国与巴临时政府代表签署三方协议。该协议的第一条款规定“巴基斯坦承认卡拉特作为一个独立土邦的地位,其身份与印度其他土邦不同”。同时,该协议还决定将就英国与卡拉特之间签订的条约是否由巴基斯坦继承问题征询法律意见。其间,巴基斯坦和卡拉特将签订《维持现状协定》(Standstill Agreement)。“双方将展开进一步讨论,以期在国防、外交和交通事务上尽早达成决定。”^⑤上述协议虽然提及了巴基斯坦对于英国在卡拉特汗国政治遗产的继承问题,但对巴卡关系中诸多关键问题并未加以明确,卡拉特汗国的政治归属仍待商定。

第一次印巴战争爆发后,南亚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巴基斯坦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在英国方面的多番劝诫下^⑥,对卡

① Clement Attlee, “India (Transfer of Power),”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1947-06-03/debates/ad3b5290-8865-4fe2-9bcc-2ad34056c8fb/India \(TransferOfPower\)? highlight = statement%20made%20his%20majesty%27s%20government # contribution-f33666c7-cc84-419d-b59c-334d80d5be81](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1947-06-03/debates/ad3b5290-8865-4fe2-9bcc-2ad34056c8fb/India%20(TransferOfPower)?highlight=statement%20made%20his%20majesty%27s%20government#contribution-f33666c7-cc84-419d-b59c-334d80d5be81), 2023-07-01.

② Viscount Addison, “India: Statement by The Cabinet Mission,”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Lords/1946-05-16/debates/1c3973b1-ab17-44c5-9e82-16322708241a/IndiaStatementByTheCabinetMission>, 2023-07-01.

③ “Indian States: Developments since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ugust 1947,” June 30, 1948, Gen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Indian States on Lapse of Paramountcy,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DO 133/120.

④ S. M. Ali, *The Fearful State: Power, People and Internal War in South Asia*, London: Zed Books, 1993, p. 136.

⑤ Z. H. Zaidi, ed., *Quaid-I-Azam Mohammad Ali Jinnah Papers*, Vol.VIII, Islamabad: Quaid-I-Azam Papers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of Pakistan, 2003, p. 144.

⑥ “Accessions of Indian States to Dominions of India and Pakistan,” September 18, 1947,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 Relations of India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O 371/63569.

拉特汗国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1948年3月9日,真纳决定停止就卡拉特加入巴基斯坦一事的个人斡旋,并将此事交予巴基斯坦政府裁决。^①3月28日,卡拉特汗王艾哈迈德·亚尔·汗(Ahmad Yar Khan)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综合考虑,以及对巴基斯坦国家意识形态的“坚定支持和自我牺牲”,最终决定加入巴基斯坦联邦。^②卡拉特汗国归属问题自此尘埃落定。

但是,个别汗国王室成员并不满意汗王的决定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政治安排。1948年5月,汗王胞弟阿卜杜勒·卡里姆·汗(Abdul Karim Khan)率领一支约500人的武装队伍逃往阿富汗^③,以“俾路支民族解放委员会”(Baloch National Liberation Committee)的名义公开反对卡拉特汗国无条件加入巴基斯坦联邦,并宣布卡拉特汗国独立。^④与此同时,卡里姆还向阿富汗政府请求支援,并煽动巴境内俾路支部落一同举事,但未得到阿富汗和各部落的响应。^⑤卡里姆叛军很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俾路支人的第一次叛乱,表面上看是源于卡拉特汗国王室的民族独立诉求,事实上背后却隐藏着马克兰土邦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卡里姆的个人私怨。1948年4月,巴政府在接管马克兰土邦之后,撤换了卡里姆的马克兰总督之职,并将权力交予其在当地的政治对手纳瓦布·拜·汗·吉奇基(Nawab Bai Khan Gichki)。这一政治调整虽然得到马克兰当地部落首领的一致拥护,但却引起卡里姆本人的不满。^⑥据时任巴基斯坦警察官员记述,在离开马克兰之

① “Status of the Kalat State,” March 20, 1948, India and Pak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O 371/69729.

② “Kalat’s Accession to Pakistan,” April 19, 1948, India and Pak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O 371/69729; Ahmad Yar Khan, *Inside Baluchistan*, Karachi: Royal Book Company, 1975, pp. 162-163.

③ “Intelligence Summary for the Period 1st April to 22nd April 1948,” April 22, 1947, File 11/14 Gwadar Diarie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India Office Records and Private Papers, IOR/R/15/6/368.

④ Selig S. Harrison, *In Afghanistan’s Shadow: Baloch Nationalism and Soviet Temptations*,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81, p. 26.

⑤ Syed Iqbal Ahmad, *Balochistan: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London: Royal Book Company, 1992, p. 120; Z. H. Zaidi, ed., *Quaid-I-Azam Mohammad Ali Jinnah Papers*, pp. 210-212.

⑥ “Intelligence Summary for the Fortnight Ending 10th October 1947,” October 10, 1947, File 11/14 Gwadar Diarie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India Office Records and Private Papers, IOR/R/15/6/368; “Intelligence Summary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1st to 22nd April 1948,” April 22, 1948, File 11/14 Gwadar Diarie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India Office Records and Private Papers, IOR/R/15/6/368; “Intelligence Summary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1st to the 16th of June 1948,” June 16, 1948, File 11/14 Gwadar Diarie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India Office Records and Private Papers, IOR/R/15/6/368; Inayatullah Baloch, *The Problem of Greater Baluchistan: A Study of Baluch Nationalism*, Stuttgart: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 1987, pp. 190-193.

时, 卡里姆甚至将当地国库存金尽数掠走, 以示怨愤。^① 对于卡里姆的叛逃行为, 卡拉特汗王也在第一时间予以谴责, 声称“卡里姆被一群邪恶之徒挑唆”, 并呼吁俾路支民众配合巴政府缉拿逃犯。^② 面对卡里姆的叛乱, 巴军很快做出回应, 内外交困的叛军被迅速击溃。7月, 包括卡里姆本人在内的80余名叛乱分子在卡拉特山区被捕。^③ 俾路支人的第一次武装叛乱就这样草草收场。

1954年, 为了平衡孟加拉人在巴基斯坦东翼压倒性的政治优势, 巴政府制定出台了颇具争议的《统一方案》(One Unit Scheme)。该方案于1954年11月由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穆罕穆德·阿里(Mohammed Ali)对外宣布, 并在次年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上获得通过。^④ 《统一方案》规定, 将巴基斯坦西翼各省和部落区整合为一个省份, 巴基斯坦东翼整合为另外一个省份。^⑤ 《统一方案》在当时被认为不仅可以有效消除部落主义、地区主义, 更是促进部落地区进步与繁荣的先行举措。^⑥ 然而, 《统一方案》一经公布, 却遭到一些俾路支精英人士的公开反对, 他们认为这一政策不仅削弱了孟加拉人的选举权, 同时也边缘化了俾路支人。与此同时, 卡拉特汗王也突然改变了支持《统一方案》的最初立场, 转而批评政府的决议, 并提出恢复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卡拉特汗国的独立地位。^⑦

1958年10月6日, 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突然包围了卡拉特汗王的官邸, 以煽动叛乱罪逮捕了汗王, 巴时任总统伊斯坎德尔·阿里·米尔扎(Iskander Ali Mirza)宣布剥夺汗王一切荣誉、特权和私人津贴。^⑧ 巴官方称, 卡拉特汗王私

① A. B. Awan, *Baluchista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London: New Century Publishers, 1985, p. 211.

② Z. H. Zaidi, ed., *Quaid-I-Azam Mohammad Ali Jinnah Papers*, pp. 210-212.

③ “Intelligence Summary for the 16th to the 31st July 1948,” August 1, 1948, File 11/14 Gwador Diarie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India Office Records and Private Papers, IOR/R/15/6/368.

④ “West Pakistan Unification Proposals Approved by Provincial Legislative Assemblies,” January 1-8, 1955,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10, p. 13972.

⑤ [巴基斯坦]伊夫提哈尔·H. 马里克:《巴基斯坦史》, 张文涛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141页。

⑥ “Extract from ‘Shahbaz’,” July 18, 1955, Reports from Peshawar to Karachi o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Tribal and Special Areas, 1954-1959,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DO 134/27.

⑦ “West Pakistan Unification Proposals Approved by Provincial Legislative Assemblies,” January 1-8, 1955,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10, p. 13972.

⑧ “Arrest of Khan of Kalat,” Oct. 25-Nov. 1, 1958,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11, pp. 16460-16461; “Arrest of Khan of Kalat,” October 6, 1958, Reports from Peshawar to Karachi o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Tribal and Special Areas 1954-1959,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DO 134/27.

藏大量武器并供养着一支规模超过八万人的武装部队^①、同时任命艾哈迈德·亚尔·汗之子穆罕默德·达乌德·简(Mohammed Daud Jan)为新一任汗王。^②

巴政府拘捕卡拉特汗王的行动激起了个别俾路支部落首领的不满,泽赫利部落(Zehri)的老酋长纳乌洛兹·汗(Nauroz Khan)旋即召集一支百余人的武装力量与政府军展开对抗。^③与阿卜杜勒·卡里姆相似,纳乌洛兹·汗的这次叛乱虽因卡拉特汗王被捕而起,实则另有隐情。对此,英国驻巴官员曾在工作报告中列出如下推断:一是纳乌洛兹·汗曾因数次敲诈前任汗王被废黜萨达尔之位,此次作乱意在争取现任汗王支持,借机重夺权位;^④二是巴政府曾下令收缴未经许可的武器,在卡拉特地区引起一定怨恨;三是叛乱者利用当地民众对即将开始的土地改革的焦虑情绪;四是巴基斯坦人民党(National Awami Party)部分成员暗中鼓动叛乱。^⑤1958年10月10日,泽赫利部落武装与巴军发生交火,随后战火蔓延至贾拉万地区(Jhalawan)。1959年初,政府军利用纳乌洛兹·汗下山和谈之际将其逮捕,并移送至巴军营地。^⑥1959年5月,军方宣布卡拉特地区的战事基本结束^⑦,俾路支人的第二次武装叛乱自此得以平息。

1948至1959年,围绕卡拉特汗国问题,俾路支人先后两次发起叛乱。但这些叛乱参与人数不过数百人,活动范围也仅限卡拉特一域,大部分俾路支地区依旧保持了相对和平的政治态势。在政权移交的关键时期,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以和平方式将卡拉特汗国纳入疆土,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① Ahmad Yar Khan, *Inside Baluchistan*, Karachi: Royal Book Company, 1975, p. 181.

② “Arrest of Khan of Kalat,” October 6, 1958, Reports from Peshawar to Karachi o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Tribal and Special Areas 1954-1959,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DO 134/27.

③ Paul Titus and Nina Swidler, “Knights, Not Pawns: Ethno-Nationalism and Regional Dynamics in Post-Colonial Balochis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32, No.1, 2000, p. 52.

④ “From Harrison to Alexander Symon,” June 3, 1959, Reports from Peshawar to Karachi o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Tribal and Special Areas 1954-1959,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DO 134/27.

⑤ 巴基斯坦人民党1957年成立于达卡,是巴基斯坦阿尤布政府时期的反对党之一。“From Harrison to Alexander Symon,” May 13, 1959, Reports from Peshawar to Karachi o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Tribal and Special Areas 1954-1959,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DO 134/27.

⑥ Janmahmad, *Essays on Baloch National Struggle in Pakistan: Emergence, Dimensions, Repercussions*, Quetta: Gosha-e-Adab, 1989, p. 162.

⑦ “From Harrison to Alexander Symon,” June 3, 1959, Reports from Peshawar to Karachi o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Tribal and Special Areas 1954-1959,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DO 134/27.

其一,巴基斯坦建国之初,巴政府便承诺在部落区继续实行英国统治时期的基本政策,政府不会干涉部落的自治状态。“统一方案”实施初期,部落津贴发放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在数额上有所增加。^① 由于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保证,马克兰、拉斯贝拉、哈兰、马里—布格蒂部落区(Marri-Bugti)均选择自愿加入巴基斯坦联邦^②,各部落萨达尔也不像卡拉特汗王一样热衷于独立运动。^③

其二,卡拉特汗国政权羸弱,汗王与各部众之间积怨已深。在马克兰、拉斯贝拉和哈兰加入巴基斯坦之前,三位土邦首领就向真纳明确表示,如果巴基斯坦联邦不接受他们的加入申请,他们将采取其他手段抗击卡拉特汗国的频繁袭扰。他们向巴政府列出的卡拉特汗王的罪状包括试图拉拢查盖(Chagai)和马克兰的民兵组织;怂恿哈兰、马克兰当地民众犯上作乱;试图阻断波伦山口(Bolan Pass)运输线路;散布有关真纳个人的虚假信息等。^④ 除上述三个土邦外,马里、布格蒂等部落首领也早与汗王貌合神离。1948年3月下旬,在马克兰等土邦并入巴联邦之后,卡拉特汗王曾召集各部落萨达尔商议应对之策,但却仅有两人奉召出席。^⑤ 1957年在卡拉奇举行的会议上,汗王呼吁各部落首领抵制巴政府的“统一方案”,但却遭到卡伊尔·巴克什·马里(Nawab Khair Bakhsh Marri)、阿克巴尔·布格蒂(Nawab Akbar Bugti)等萨达尔的离席抗议。^⑥ 可以看到,卡拉特汗王一意孤行的独立愿景在俾路支人的实权阶层中并无政治根基。

其三,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式微,不能为卡拉特汗王提供支持。由少数俾路支知识分子领导的卡拉特国家民族党(Kalat State National Party)在20

①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Pakistan,” May, 1958, Reports from Peshawar to Karachi o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Tribal and Special Areas 1954-1959,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DO 134/27.

② “Status of the Kalat State,” March 23, 1948, India and Pak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O 371/69729; Farhan Hanif Siddiqi,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Pakistan: The Baloch, Sindhi and Mohajir Ethnic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pp. 52-74.

③ “Intelligence Summary 1st to 31st January 1948,” February 21, 1948, File 11/14 Gwador Diarie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India Office Records and Private Papers, IOR/R/15/6/368.

④ “Status of the Kalat State,” March 23, 1948, India and Pak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O 371/69729.

⑤ “Kalat’s Accession to Pakistan,” April 19, 1948, India and Pak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O 371/69729.

⑥ Najib Alvi, “Enigmas of Baluchistan from Non-Provincial to Provincial Status Reaction and Response of Baloch Nationalists 1947-1970,” *Journal of the Punjab University Historical Society*, Vol.28, No.2, 2016, pp. 149-150.

世纪30年代末便被卡拉特汗国取缔^①,其行动纲领也因带有明显的世俗主义、民粹主义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②,故而无法赢得俾路支部落民的积极响应。1955年,刑满出狱的阿卜杜勒·卡里姆虽也曾组织“俾路支人民党”(Ustman Gal)反对“统一方案”,并要求以种族、地理、文化和语言为基础,建立一个独立的俾路支省,但也终因无法获得部落的支持而很快归于沉寂。

尽管巴基斯坦政府通过沿用间接统治政策,在建国初期获得了俾路支部落的支持与配合,完成了国家领土整合的阶段性目标。但是,国家间接控制部落人口的战略毕竟是一把双刃剑。^③它不仅会使部落首领继续坐大,以致在国势衰弱之时挑战国家权力,同时,也为巴政府统筹调配社会资源设定了重大限制。无论如何,巴基斯坦在俾路支部落社会所延续的,是一种为适应殖民帝国需要而设计的政治制度。^④这种制度所衍生出来的高度碎片化的社会结构虽不危及继承国的生存,却依然会阻碍国家的长远发展。

三、俾路支部落与国家对抗关系的形成

亨廷顿认为,“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是造成20世纪50、60年代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社会和经济变革扩大了政治意识,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和传统的政治机构”。^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论断很好地诠释了俾路支部落与巴基斯坦政府之间整体性对抗关系的生成逻辑。1958年10月,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ohammad Ayub Khan)将军通过政变上台,巴基斯坦很快开启了所谓“发展的十年”。^⑥不

① M. M. S. Dehwar,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Balochistan*, Quetta: Third World Publications, 1994, pp. 266-268.

② Taj Mohammad Breseeg, *Baloch Nationalism: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up to 198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1, p. 236.

③ Steven C. Carton,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of Trib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deology and the Semiotics of Power,”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100.

④ Charles Kennedy, *Bureaucracy in Pak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85.

⑤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⑥ [巴基斯坦]伊夫提哈尔·H. 马里克:《巴基斯坦史》,第150页。

过,阿尤布·汗所构想的“现代化未来”,似乎从一开始便无法与俾路支人的部落体制同生共存。在现代化改革推动下,俾路支部落社会维系了近百年的“政治默契”开始被打破,萨达尔们也从最初的“社会稳定器”逐渐变为真正的“麻烦制造者”。俾路支人的叛乱开始由个人行为转为集体行动,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自此最终形成。具体来看,促使俾路支部落与国家关系转向对抗的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1959年《西巴基斯坦土地改革条例》(West Pakistan Land Reforms Regulation)的出台触动了俾路支部落首领的经济利益。《西巴基斯坦土地改革条例》是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第一部土地改革法令,该法令对个人持有土地面积设定了上限,旨在推动农业生产,缓解租佃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条例》规定,大地主不得拥有超过500英亩的水田或1000英亩的旱田,收回土地则以适当条件出售给在耕佃户或无地劳动者。^①这一法令让坐拥大量私有土地的部落统治家族难以接受。部落首领们声称,在西巴所有登记收回的260万亩土地中,有230万亩属于俾路支部落。他们认为,早在《条例》颁布之前,旁遮普、信德和普什图族的大地主们可能已被告知条款细节,因此早有准备,只有俾路支人一直被蒙在鼓里。^②

其次,阿尤布·汗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基本民主制”改革使萨达尔政治权力受到制约。1959年10月,阿尤布·汗颁布《基本民主法令》(Basic Democracies Order),开始推行以成人普选制为基础的“基本民主制”改革。这也是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地方行政改革的首次尝试。所谓“基本民主制”,实际上就是提供民众参政的一项制度性手段。^③该体制共区分五级行政机构,每级机构均设主席一职,政府指派的官员占各级机构成员人数的一半左右。同时,基本民主制还将西巴重新划分成4万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1名代表

^① S. M. Akhtar, *Pakistan: A Developing Economy*, Lahore: Publishers United Ltd, 1966, pp. 164-185.

^② 俾路支部落所宣称的收回土地面积存在争议。据官方统计,此次土地改革中,政府收回土地总计不过220万余亩,且因部落亲属关系十分复杂,其中有多少属于俾路支部落土地无从详查。参见“From N. J. Barrington to R. M. Purcell,” February 27, 1967, Internal Political Affairs in Baluch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CO 37/184; Hung-Chao Tai, *Land Reform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536.

^③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29页。

作为基本民主执行者,每10个选区组成一个联合评议会,从而构成行政机构中最低级的行政组织。巴政府推行“基本民主制”改革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试图绕过萨达尔体制,以分离“部落边界”与“治理单元边界”的方式,将行政触角伸向部落底层,加强国家能力向部落社会的渗透;二是通过引导部落民众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打破部落的封闭状态,扩大外部世界对部落生活的影响,从而使部落人口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来,从根本上动摇部落首领的权力根基。正因如此,这次改革也成为部落精英阶层不满情绪的源头之一。^①

再次,经济建设中的贪腐行为加重了俾路支部落对中央政府的怨恨。不可否认的是,巴政府在俾路支地区推进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当地官员与承包商之间腐败行为^②,而此类丑闻的曝光无异于贻人口实,更显俾路支部落反叛“师出有名”。俾路支部落首领认为,有关俾路支地区的发展计划如同一纸空文,诸如道路施工建设、矿产资源开发所产生的利润也大多都被旁遮普和普什图族官员敛取。^③尤其是苏伊地区天然气田项目为巴基斯坦政府贡献了巨额收益,更是加重了俾路支部落的被剥削感。^④此外,在很多俾路支部落首领看来,中央政府派驻的非俾路支族基层官员十分傲慢且毫无经验^⑤,根本不尊重俾路支部落习俗,这些职位应该由俾路支人担任。

1962—1965年,由于对改革政策的激烈反对,阿克巴尔·布格蒂、阿塔乌拉·孟格尔和卡伊尔·巴克什·马里等人先后被剥夺了萨达尔的权力,^⑥阿克巴尔·布格蒂和阿塔乌拉·孟格尔被捕入狱,卡伊尔·巴克什·马里被驱逐出部落区,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也被没收。同时,巴政府还释放了卡拉特前任汗王艾哈

① “From N. J. Barrington to R. M. Purcell.”

② Fred Scholz, *Nomadism and Colonialism: A Hundred Years of Baluchistan 1872-1972*, trans. by Hugh van Skyhaw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0.

③ “From N. J. Barrington to R. M. Purcell.”

④ “Baluchistan,” February 20, 1967, Internal Political Affairs in Baluch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CO 37/184; 苏伊天然气田开发项目当时的经济收益十分可观,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数据显示,苏伊天然气项目一年可为俾路支省创收1300万英镑,而当时全省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550万英镑。“First Impressions of Baluchistan,” April 24, 1976, Political Situation in Baluchistan, Province of Pak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CO 37/1788.

⑤ “The Nawab Jomezai,” February 20, 1967, Internal Political Affairs in Baluch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CO 37/184.

⑥ Sylvia A. Matheson, *The Tigers of Baluch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85-206.

迈德·亚尔·汗,试图利用汗王的影响力抑制部落首领的反抗情绪。^①但是,巴政府针对萨达尔的“示范性惩罚”依然在俾路支部落社会中引起强烈不满,以马里、布格蒂和孟格尔为代表的俾路支部落开始变得更加激进,并最终汇聚成一个跨部落、跨区域的武装集团。^②俾路支运动在巴基斯坦现代化改革进程中走向沸点。

在这段动荡时期,俾路支运动中产生了许多十分重要的人物,除上文提到的三位部落首领之外,像豪斯·巴克什·拜赞久(Ghaus Bakhsh Bizenjo)、谢尔·穆罕默德·马里(Sher Muhammad Marri)等著名领袖也纷纷崭露头角。特别是谢尔·穆罕默德·马里,在俾路支分离主义者中拥有很高的威望。^③此人来自于马里部落的比加拉尼氏族(Bijarani),与卡伊尔·巴克什·马里私交甚笃。他曾数次因煽动叛乱被捕,20世纪60年代初才被刑满释放。穆罕默德·马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④,并深受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等海外军事思想的影响^⑤,尤其对游击战术颇有研究。出狱后,穆罕默德·马里很快组织起来一个名为“帕拉里”(Parari)的游击队武装^⑥,这个组织就是后来“俾路支人解放阵线”(Balochist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和“俾路支解放军”(Baloch Liberation Army)的前身。帕拉里游击队组织有两个“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在马里—布格蒂部落区,由他本人领导。在这一地区,他得到“俾路支人解放阵线”组织创始人米尔·哈扎尔·拉姆卡尼(Mir Hazar Khan Ramkhani)的辅佐,后者负责招兵买马和训练事务。^⑦南方司令部则在贾拉万地区,指挥官是阿

① “Pardon of Baluchi Tribeman: Report on Baluchistan,” February 22, 1967, Internal Political Affairs in Baluch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CO 37/184.

② Farhan Hanif Siddiqi,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Pakistan: The Baloch, Sindhi and Mohajir Ethnic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pp. 52-74.

③ Selig S. Harrison, *In Afghanistan's Shadow: Baloch Nationalism and Soviet Temptations*, pp. 29-30.

④ Mohammad Usman Khan, *Tribal Political in Balochistan 1947-199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rachi, 1997, p. 189.

⑤ Muhammad Hassan, “The Nature and Emergence of Ethno-Nationalist Movement,” *Pakist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Vol.37, No.1, 2016, p. 50.

⑥ 俾路支语中“帕拉里”一词的含义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十分不满,已经不能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参见 Salman Rafi Sheikh, *The Genesis of Baloch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Ethnicity in Pakistan 1947-1977*, London: Routledge, 2018, p. 168; A. J. Jongman, *Political Terrorism: A New Guide to Actors, Authors, Concepts, Data Bases, Theories, an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367.

⑦ “Disturbances in Baluchistan,” March 5, 1973, Political Situation in Baluchistan, Province of Pak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CO 37/1336.

里·穆罕默德·孟格尔(Ali Mohammad Mengal)。^①另外,帕拉里游击队在拉斯贝拉地区也有分支机构,由来自马克兰地区俾路支部落的阿斯拉姆·吉基奇(Aslam Gichki)负责领导。^②到1963年7月,帕拉里游击队已经建立起22个规模各异的军事营地,其活动范围超过4.5万平方英里,常规力量在400人左右(到1969年增至900人左右),每个基地还可以随时召集几百人的后备力量^③,逐渐成为其后十余年里俾路支人武装叛乱的主力军。

1967年,处于内忧外患中的阿尤布·汗开始考虑与俾路支部落势力达成和解。阿尤布本人在日记中写道:“对于俾路支人,我们不得不慷慨大方一些,只要萨达尔规矩一点并保持忠诚,我们可以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理解的方式继续运转。”^④1967年1月,时任西巴基斯坦省督穆罕默德·穆萨·汗(Muhammad Musa Khan)被派往奎达,表达了政府“以和平促发展”的和解意愿。巴政府决定:不再追究部落过去所犯的过错;允许部落继续依照自己的法律和传统惯例处理部落事务;允许在山区藏匿的部落民回归正常生活;释放阿克巴尔·布格蒂和阿塔乌拉·孟格尔,并恢复他们的萨达尔头衔。^⑤尽管阿尤布·汗在处理叛乱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但部落首领并没有立即停止敌对状态,因为他们提出的诸如取消“统一方案”、建立单独的俾路支斯坦委员会等要求并未被巴政府接受。^⑥1967年和谈之后,大规模的叛乱活动逐渐停止,但山区中的叛乱分子并没有放下手中武器,卡拉特与马克兰、拉斯贝拉和马里—布格蒂部落区之间的陆路交通依旧危险重重。^⑦这样的状态直到1969年叶海亚·汗(Agha Muhammad Yahya Khan)上台执政才宣告结束。

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叛乱”。^⑧

① Mohammad Usman Khan, *Tribal Political in Balochistan 1947-199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rachi, 1997, p. 189.

② Gulawar Khan,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Federalism, and Separatism: The Case of Balochistan in Pakista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2014, p. 219.

③ Gulawar Khan,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Federalism, and Separatism: The Case of Balochistan in Pakistan*, p. 30.

④ Mohammad Ayub Khan, *Diaries of Field Marshal Mohammad Ayub Khan 1966-197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9.

⑤ “From N. J. Barrington to R. M. Purcell.”

⑥ Ibid.

⑦ “Baluchistan,” October 11, 1967, Internal Political Affairs in Baluch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CO 37/184.

⑧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1页。

从客观上讲,在阿尤布·汗推行现代化改革初期,俾路支地区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计划”(Comprehensive Program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框架内,学校、医院、道路及农业灌溉设施等民生基建项目相继完成。^①除此之外,在削弱部落首领权力的同时,巴政府也为俾路支部落保留了诸多特权。例如,部落成员被允许携带武器;部落继续享有税收优惠和经济补贴等。然而,这些折衷政策依然无法获得俾路支部落首领的真心拥护。在涉及部落体制、自身利益等敏感问题上,萨达尔们可谓团结一致、寸步不让,致使一些势在必行的现代化改革举措反倒变成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一方面,国家与部落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从客观上打破了俾路支部落的分散状态,在俾路支社会中激发了广泛的俾路支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逐步提升也催生了一个识字阶层,从而培育出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领导层。^②可以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萨达尔领导的俾路支运动开始披上民族主义的“新衣”,调用部落之力对抗国家的武装叛乱,也由此被贴上了“正义”的标签。

结 语

1974年,阿克巴尔·布格蒂曾在演讲中感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俾路支青年们已认识到部落主义只能带来分裂,俾路支知识分子之间也不再谈论部落主义,俾路支的吟游诗人如今只会赞颂俾路支民族,而非他们的部落,俾路支的萨达尔们也已准备好在国家中担当新的角色。”^③当时的阿克巴尔·布格蒂已在第四次部落叛乱中“倒向”布托政府,并被委以省督重任,可谓春风得意。不曾想32年后,这位年近八旬的萨达尔终归还是死于巴军平定新一轮部落叛乱的炮火之中。事实证明,一代人的时间并不足以消除俾路支部落主义的根基,只会让当年的豪言壮语显得更加讽刺。如今,阿克巴尔·布格蒂和卡

^① “Pardon of Baluchi Tribeman; Report on Baluchistan;” Paul Titus and Nina Swidler, “Knights, Not Pawns: Ethno-Nationalism and Regional Dynamics in Post-Colonial Balochis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32, No.1, 2000, p. 55.

^② [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第163—164页。

^③ “Akbar Bugti on Baluchistan,” January 25, 1974, Political Situation of Baluchistan Province of Pak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CO 37/1496.

伊尔·巴克什·马里的后代们依然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领导着名目不一的极端主义组织,在与国家的对抗中挣扎残喘。^① 这些享有特权的部落首领,就像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那样:“极为强烈地怀有对权力声望的理想主义狂热”,他们“自认为在该实体成员当中传播着一种特殊‘文化’”,并将“赤裸裸的权力声望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了其他特殊形式的声望,尤其是转变成了民族的观念”。^②

21世纪初,巴基斯坦依然未能走出部落社会治理的困局。从“统而不治”到“治则生乱”,巴基斯坦已在这样的轮回中辗转70余年。像众多第三世界的“新国家”一样,巴基斯坦在吸纳“原始群落”(Primordial Groups)方面确实存在着诸多困难:^③即便手中拥有大量可支配资源,即便能毫不费力地消灭掉任何一个部落首领,国家领导者们还是发现他们受到严格限制。在平叛道路上,无论是在东巴分裂后陷入心理恐慌的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④,还是力图在俾路支省推进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都面临着与阿尤布·汗一般无二的政治困境。这些国家领导者发现,自己的政治前途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部落首领通过其社会控制所能提供的社会稳定。这便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加强国家能力时遇到的“悖论”:在部落首领、地主、军阀等地方强人日益依靠国家资源来支持其社会控制的同时,国家领导者却也日益依靠着这些强人,而正是这些地方强人在运用着这些资源,对抗国家法律和规则。美国政治学家乔尔·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认为,这些国家的困顿应首先归咎于殖民国家的统治策略。^⑤ 英国殖民者不仅在俾路支地区造就了一个碎片化的政治力量格局,同时也在每个部落内部建立起一个旨在巩固和扩大部落首领权力的社会控制模式。这种模式强化了部落民对其首领的依赖,增加了巴基斯坦整合部落社会的难度,并为国家与部落间持续冲突的政治环境涂上了底色。

当前,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是从欧洲强国的海外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对

① 于开明、闫伟:《当前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运动的演化路径及未来趋势》,《南亚研究季刊》2023年第1期,第1—18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78—1279页。

③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255-310.

④ “Baluchistan,” January 14, 1975, Internal Situation in Pakistan,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Adam Matthew Digital, FCO 37/1652.

⑤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p. 139-141.

一个殖民地人口单元而言,它所拥有的任何认同或团结,首先都来自殖民势力所推行的合并政策或变革措施。^① 从此意义上讲,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和俾路支人的部落主义都是英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社会遗产。但是,对于这一对孪生意识以何种方式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共存一处,殖民者却无法给出答案。如果按照人类学家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Philip Carl Salzman)的观点,“部落和部落价值观作为对无国籍地区和前现代国家的创造性适应,它倾向于抑制和阻碍现代的、基于共识的治理,并且抵制具有普遍性的、基于规则的政策和政治”。^② 那么,部落体制与部落认同显然是现代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正是秉承这种认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尝试运用不同的策略以打破部落壁垒、削弱部落认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结果却是“出现了新的团体和运动,它们保留了某些部落特征,但受到阶级、族群,甚至民族主义等诸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③ 这些“新型忠诚方式”替换了部落权威的传统形式,构成与国家对抗的新的基础。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如何解决国家构建中的部落问题?也许抛开对部落的成见,促成“国家与部落的共生”才是执政者顺势而为的政策选项。当然,这种共生关系既不是赫勒敦·哈桑·纳吉布(Khaldun Hasan Naqib)所描述的“政治部落主义”(Political Tribalism)^④,也非英国殖民者以扶植部落首领为核心的部落治理体系。实现国家与部落的共生,应是在承认部落社会还将长期存在的前提下,将国家和部落矛盾的化解置于建构一种具有包容力和有效性的制度文明之中。鉴于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巴基斯坦领导者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对抗还是和解,与那些采用各种手段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地方精英纠缠不清,并不能为俾路支部落社会带来持久的繁荣与和平。如何将更多的俾路支部落民众纳入到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之中,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俾路支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尽快消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才是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核心议题。

① [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第132页。

② Philip Carl Salzman, "Tribes and Modern State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in Uzi Rabi, ed., *Tribes and States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18.

③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Introduction: Tribes and The Complexiti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3.

④ 纳吉布在分析海湾国家案例时指出,社团性的部落群体具有隐蔽性,它们能够与国家机构交织在一起,并适应国家机构的功能和实践。参见 Joseph Kostiner, "The Nation in Tribal Societies: Reflections On K. H. al-Naqib's Studies on the Gulf," in Uzi Rabi, ed., *Tribes and States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19-230.